

一得文丛

第一部

毕竟东流去



张罗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毕 竟 东 流 去

第一部 共赴国难

张罗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毕竟东流去/张 罗 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1.12

(一得文丛)

ISBN 7-104-01463-2

I. 毕… II. 张…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5299 号

一得文丛·毕竟东流去(一、二、三) 张 罗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山东和平印刷厂 印刷

9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40.75 印张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104-01463-2/J · 633 定价: 60. 00 元

引　　言

　　谢谢你翻开它。

　　本书说的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活跃在我国高等学府和新闻战线上几对青年男女，从事地下斗争英勇献身、悲欢离合的故事。

　　这是我们民族一段极为悲壮的历史，已有许多人为它写下了厚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人物，也已有人为他们写出了详尽的传记。但我写的是部“小说”。我的小说，虽然由于主人公地位和事业的关系，由于故事情节发展的需要，也旁及了某些历史人物，如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有戴笠及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并且，在我的书中还旁及了我们党的几位领导人，如周恩来和陈毅等。但是，它只是在写到与我书中的几对青年男女有关时，才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才从一个艺术的角度去写他们的。所以，它也不是历史小说，当然，它也不是空穴来风的主观想象。相反，有的地方我倒是反复对比了有关资料之后，有选择地艺术加工而成的。像演出的舞台，人走到哪里，就需要有什么样的背景一样，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发展的需要。至于有关我们民族、有关我们国家的那些重大的历史史实，我则力求忠实地再现它们。

　　因此，我要坦言，我在写它时就胆战心惊，就深感功力的不足。只是由于我常被那些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曲折的人事所感动，才最后奋笔而书。因为这个群体毕竟不是一般的平庸之辈。他们从

事地下斗争时那种对事业的英勇和忠诚，以及他们对爱情的那种刻骨铭心的坚贞，都使人荡气回肠。他们是我们民族的一批精英。况且时间的长河已经流淌过了半个世纪，而我们后人对他们的事迹，又毕竟开发得太少的缘故。

小说共分三部。第一部《共赴国难》和第二部《雾锁重庆》，讲的都是我的主人公在抗日战争中的故事。第三部《神州逐鹿》反映的则是他们在解放战争中的斗争事迹。这十二年的岁月，在人类历史上，仅仅是白驹过隙的瞬间，但对我的主人公来说，却是一段漫长的终生难忘的战斗历程。尽管那逝去的往昔已很遥远，但他们对自己的这一段斗争历程却始终深情依旧，难忘依旧。往事悠悠，关山几许呀！“天若无雪霜，青松不如草”！古往今来，大都如此。

好了，“引言”说得不少了。你看，我的主人公——过去是中央某部的领导，现已离休的钱寒涛，正从他的住处小楼里走了出来。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中，他是北平某大学的一个学子。我首先要向你引荐的正是这位主人公。你看！他步伐依旧稳健洒脱，他正微笑着徐徐向我们这边走了过来。

本书的故事，就从他的身上开始说起吧！

目 录

第一部 共赴国难

引 言

第一 章	一九三六年，难忘的北平“双十二”之夜………	(1)
第二 章	钱寒涛和郁丹兰，他们交换的不是两个苹果， 而是两种思想 ………………	(24)
第三 章	与格林一起，在往日的皇家公园颐和园，偶遇 飘着红头巾的宋荫明 ………………	(39)
第四 章	三个不同命运的女人；钱寒涛郁丹兰在北平发 誓相守 ………………	(49)
第五 章	抗日战争爆发，学生军血洒南苑；神秘的青 岛之夜，钱寒涛没挥手离她而去 ………………	(80)
第六 章	“八一三”钱寒涛吴近越奔波在上海；钱寒涛 吴近越初识侨报记者丛雁飞……………	(121)
第七 章	去钱塘江建桥工地采访，西子湖畔吴近越初遇 杨菲柳……………	(157)
第八 章	洋记者威尔逊魂归加拿大，上海失守；吴近越 回故乡，往事如烟……………	(193)
第九 章	在武汉，钱寒涛和外国记者周旋在一起；到徐 州采访，不期冷遇唐继汉……………	(233)
第十 章	台儿庄前线采访张自忠，黄河岸边初识吴楚湘 ……………	(266)

第十一章	啊！洛阳呀！洛阳！他们都在洛水旁！断肠人无处说断肠.....	(298)
第十二章	抗日前线两对青年男女殊途相遇，向重庆退却，“一片伤心画不成”！.....	(339)

第二部 雾锁重庆

导 读

第十三章	重庆陪都，“五·三”、“五·四”日机大轰炸；周恩来中外记者招待会，巧答记者问	(367)
第十四章	出任《时事新报》主编，吴近越初到虎啸口	(398)
第十五章	雾重庆！挥之不去的浓雾！郁丹兰在重庆大学	(428)
第十六章	孔祥熙做大寿，马寅初反孔被囚	(464)
第十七章	蒋介石反共失道寡助；周恩来答记者问，惊倒四座	(505)
第十八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洋狗奶奶事件宋美龄降服丛雁飞	(526)
第十九章	河南省饿殍遍地，钱寒涛采访中原；钱寒涛和丛雁飞殊途道别	(553)
第二十章	第一夫人出访美国，华侨小姐来兮归去！	(582)
第二十一章	窥视着吴近越的一个女特务	(612)
第二十二章	钱寒涛到缅甸采访中国远征军	(636)
第二十三章	野人山失事，钱寒涛巧遇“系铃”的“解铃人”	(678)
第二十四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钱寒涛决心此生要找回郁丹兰	(709)
第二十五章	巴山夜雨愁煞人哪！钱寒涛彻夜难眠；唐继汉陪都之行苦用心！	(744)

- 第二十六章** 抗日胜利，山城欢呼！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781)

第三部 神州逐鹿

导 读

- 第二十七章** 黄浦江，刘郎二度又重来；夜上海，负心汉难忘多情女 (819)
- 第二十八章** 松潘城莫愚遇大姐；贤嫂嫂重庆慰小姑 (842)
- 第二十九章** “一二·一”反内战怒潮骤起；送殡日，昆明市万人空巷 (873)
- 第三十 章** 大公报：《可耻的长春之战》，新华日报：《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902)
- 第三十一章** 闻小珠苦恋吴近越，钱寒涛智降吴楚湘 (929)
- 第三十二章** 北大学生沈崇被美军奸污，徐州城钱寒涛亲访唐继汉 (973)
- 第三十三章** 莱芜城的里里外外；唐继汉的前前后后 ... (1000)
- 第三十四章** 石头城“五·二〇”学运风云骤起；国民党血洗珠江路，众学子怒吼参政会 (1030)
- 第三十五章** 风雨兼程，有情人申江破镜重圆，运河边倔苗苗凄苦认父 (1062)
- 第三十六章** 世道如弈棋，十年后重回古都 (1100)
- 第三十七章** 闻小珠沪江遭冷遇，吴近越全身心，意在孔家 (1136)
- 第三十八章** 郁丹兰遭不测北平被捕，钱寒涛“东升平” - 反串出击 (1170)
- 第三十九章** 失民心国民党大势已去，庆胜利北平市和平解放 (1195)
- 第四十 章** 为革命白刃临头唯一笑、长安街慷慨同歌两代人 (1228)

后 记

第一章

现在，让我们翻回到历史的第一页，翻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一天，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历史上却有一个奇妙的巧合。就在这天，在古城西安，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兵谏蒋介石，坚决要求停止全国内战，团结一致抗日；在古都北平，这一天也正在为一位在中国历史上被人咒骂的总理——安福系头子段祺瑞举行葬礼。同时也正是这一天，古都北平各个大中学校的莘莘学子，正在举行一场声势浩大的“一二·一二”大游行。

那天，这座中国帝都的坚厚城墙和高出树丛的金色屋顶，被厚厚的晨霜紧裹着，那美丽的西山将埋葬这曾经统治中国多年的一个残忍的灵魂——这个曾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令开枪枪杀无辜学生的罪魁祸首。那一天，他把北平学生诱骗到他官邸外的狭窄的胡同里，命令卫队开枪枪杀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但历史好像已开始冲淡了这一悲剧的色彩，它并没有影响出殡他的宏大规模。

这一天，钱寒涛起得很早，稍事洗刷休息后，就离开清华大学，赶到德胜门附近英国记者兼作家格林的住处。他事先已得到消息，华北学联组织的“援助绥远抗战”、“争取爱国自由”的全市大中学生示威大游行，今天将在北平全城展开。他迈着稳健洒

脱的大步，双眼不住地朝两边睃视。英俊修长的身躯，透出一种智慧和朝气。他冒着严寒，神情严峻而又充满自信，嘴上吹着口哨，哼的是一首《马赛曲》。

提起钱寒涛的口哨，那在清华大学外语系是非常有名的，有人说他口中像含着一支魔笛，能吹出舒伯特的《小夜曲》，肖邦的《玛祖卡舞曲》和比才的《斗牛士》之歌等等。他经常喜欢一边走路一边有节奏地吹口哨，因而，常使一些女生驻足，投来一束欣赏的目光。

自从上了大四，他就好像改变了这个爱好，变得有些深沉和稳健了，脸上常常对人挂起了善意的微笑。这微笑，常给人一种智慧和俏皮的感觉。今天，他好像特别兴奋和自信，此刻他正迈着大步走去。晨雾中，德胜门城楼已隐约可见了。

格林是一位瘦小的英国作家兼记者。上个月他受伦敦一家大报的委托前来中国采访抗日运动。通过秘密渠道，他与华北学联发生联系，经《大公报》驻北平特派记者吴近越的介绍，由钱寒涛陪同接待。名义上，这位清华外语系高材生是格林的翻译和访员。

格林是位五十开外的苏格兰后裔，留着一撮小胡子，说话风趣幽默，带着纯正的牛津口音，时不时会流露出一种机智和聪慧。一清早，当钱寒涛坚实而又充满着英气的身躯出现在他面前时，他闪着那双调皮的眼睛快乐地说：

“哈罗，见到您真高兴，有好消息告诉我吗？”

“是的，格林先生，您将在中国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想我们应该早点用餐，要不然我们就会错过这个机遇的。”当钱寒涛用流利的英语，把今天全市大中学生要进行示威游行的消息告诉格林时，这位英国人用快乐的眼光打量了他一下，就急匆匆地背起一架相机和钱寒涛一起，向大街上走去。

北平的早晨已开始从晨雾中苏醒过来，沿街的小吃店，已纷

纷开门营业。他们选择了一家小铺坐下，然后就用英语交谈开了。他们那种赤诚的交谈，一下就把在小铺里用早餐的人吸引过来了。

“密斯脱钱，你们这次的示威游行，是不是上次‘一二·九’运动的继续呢？”

“是的，但也是上次运动的发展，我们已吸取了上次的经验。”钱寒涛带着一种善意解释着，然后又叫一个伙计端过来几个刚出炉的烧饼，热情地送到格林面前说：“到时你一切都会明白的”。

宁静的北平已开始喧闹，钱寒涛和格林离开小铺，已可见到南来北往的各色市民在街上走来走去。身材瘦少的格林，快步跟着钱寒涛，喘着粗气，口中不住地吐出一口一口白雾。平常他很留心各个文物书画商店，常常被中国悠久的文化所折服。今天，他受到钱寒涛严峻气势的感染，已无暇欣赏这些，只是默默地一个劲向天安门方向疾进。

两人向南赶去，不久就感到一种异常的气氛。在大街上，一簇簇青年人神秘地悄悄疾走，不断越过人群。北平的严冬已是滴水成冰，但这些青年人的脸上却流着热汗，冒着热气，不畏一切，似乎都在向同一目的地奔去。他们手里拿着卷起来的小旗，红的绿的黄的都有，但谁也没有展开。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游行队伍？”忽然，格林开始惶惑地朝钱寒涛问。

“游行队伍？！”钱寒涛射出一束神秘而又善意的目光笑着问。

“是的，游行队伍！”

“格林先生，这些卷着小旗的人不就是游行队伍？！不过眼前还不能显示出来。”

“为什么？”

“因为当局不让学生游行。”于是，钱寒涛就把这次“一二·一二”的游行计划具体地向格林作了介绍。原来各大中学学生都根据华北学联为了防备北平当局破坏游行的要求，事先分成小批

人群，分散地穿过大街小巷，向市中心聚集。有的学校的学生还是翻过学校的围墙冲出来的。许多女生穿着棉旗袍和蓝色毛线衫，或外套一件法兰绒线衣，连早饭也来不及吃，就高唱着救亡歌曲上街了。比女生更早一些出来的男生，已集结在巷子深处。他们带着卷起的大旗和一捆捆铅印好的传单，准备随时冲上大街集合。

看到这一切，格林有些兴奋了：“你们组织得真好！”

“是的，我们已经总结了‘一二·九运动’的经验。不过，你现在看到的只是树木不是森林……”

正在说着，忽然看到骑着摩托车的特别警察也出现了。宪警们早已闻到风声接到报告，很多学校的大门，一早起来就有持枪的士兵把守，因此，许多学生大都不走正门而来。

“这是北平有名的地方——西四。”钱寒涛俯在格林的耳边轻声地说了一句。他神情严肃，可并没有忘记自己是格林的译员和访员的身份。“清末，北京有‘东富西贵’之说，沿街府第很多。现在这些地方不一样了，商业开始兴起，行人也多了。”

正说话间，看到前面又来了一群学生，沿着那条南北贯通的大街，年轻人像不断涨起的潮水，向前滚动着，不时发出怒吼：

大刀向

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武装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

很快，又有一批学生随着跟了上去，口中又高唱：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随着这些凌乱的学生队伍，沿途不断有三五成群的学生加入进来。他们像从每个角落里钻出来似的，使人防不胜防。很快，人们就看见那骑着摩托的警察，在不整齐的队伍前后紧张地侦察着，而游行的学生队伍当着骑在摩托上的警察出现时，又三五成群地分开，车过去后，像被隔了一下的潮水，又立即合拢起来。

“你们要往哪里开会？”格林拦住一个围着围巾，腋下夹着一包传单的青年问。

钱寒涛帮助格林翻译过后，向着随后上来的几位女同学解释说：

“这是英国的进步记者！”

“我们要到西四牌楼去开大会。北大的同学将从东面到这里来和我们汇合。九点钟在景山后边开始举行。”一位脸颊被冷风吹得通红的女生自豪地说。那双掩藏在吹乱的短发中的神情焕发的眼睛，这时发出诱人的光泽。她向格林和钱寒涛挥一挥手就又急急向前了。

人们惊讶地发现，越来越多的队伍密集起来，不少市民都情不自禁地停了下来。学生们发现众多的市民听众，于是就开始喊起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做亡国奴！”

“援助绥远抗战！”

“争取爱国自由！”

“各党派联合起来抗日！”

市民越来越多，学生的队伍也越来越大。此时在西四四座牌楼丛立的十字路口，大概已集合起三四千人。人们把原来卷着的红绿小旗一下子展了开来。原来卷着的横幅校旗，也高举着从各个胡同里闪现出来，有中学的，也有大学的。激昂的救亡歌曲，振奋人心的抗日口号，响彻西四上空。沿街两旁的市民像磁铁似的，被这轰轰烈烈的景象吸引住了。歌声、口号、人流汇集在西四，感

染着人们，使人们不由自主地站了下来。游行的队伍越集越多，大街上已是一片呐喊和旗帜的海洋。后来的学生们挥动着拳头，举着小旗，继续向西四集合。

一个个同学从游行队伍里闪了出来，跳到台阶上开始了大声宣传。集合起来的游行队伍则继续慢慢前进。

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集结着、壮大着。也许这天是北平出殡段祺瑞的缘故，全市的警察显然不够用来对付游行队伍。学生们的队伍越来越长，组织得也越来越好，当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领头的队伍向前行进时，队伍已集结起差不多有五千人。他们的队伍到达景山后门不远，另一支以北京大学为首的队伍，则早已在离他们不远处迎候了。

这时，一支队伍经过附近的一个女校，发现该女校已被警察团团围困。于是愤怒的学生就冲到门口，挥动着拳头，大声对着警察喊叫：

“让同学们出来！让同学们出来！”

队伍突然出现一个小小的空隙。于是，宪警们就趁着这个空隙，挥着大刀和手枪向着游行队伍逼近过来。

队伍开始乱了起来，一些裹着长袍的女生因被弄得惊惶失措而跌倒，那些起来保护女生的男同学，则在背后遭到警察的无情敲打和皮鞋的乱踢。警察乘机开始逮捕学生。游行队伍受到很大的打击。这时各校的领队临时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队伍进行调整，继续集合并行进。也就在此时，以北大为首的那支队伍，已渐向西靠拢，两队相距只有三四百米，彼此都已能看到对方校旗上的校名和听到彼此的呼喊。

格林情不自禁地喊了一下。他碰了碰钱寒涛的胳膊，用一种非常担忧的语调说：“密斯脱钱，警察能让大家汇合吗？”格林估计，如果当时两支队伍汇合，至少已有一万人。

钱寒涛的脸这时严肃得有点可怕，他双眼直瞪着前面，严峻

地看着游行队伍，似乎根本就没有听见格林的声音。他脸色铁青，一言也不发，神情显得十分紧张。就在这时，头戴钢盔的几十名宪兵突然出现在城门面前，他们气势汹汹地守在路中间，手枪已上好子弹，还配有机枪，摆好阵势，准备把两支队伍隔离开来，显然，形势已是一触即发。

看到这情景，这位英国人不顾一切地冲到队伍前头，拼命地闪动着闪光灯。他是一个记者，深深懂得应怎样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他要使自己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见证人。格林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现场的情景。也就在这时，钱寒涛看见几个他认识的学生头头在一起碰头商量着什么，随后不久，学生队伍就向后撤走。

队伍里有一阵小小的骚动，同时还杂有不满的抗命和怨骂声，但纪律仍然很好。队伍笨重地又开始移动。

突然，一队穿着皮上衣的彪形宪兵，不顾一切地奔袭而来。很明显他们已接到命令，想从后面袭击行动迟缓的学生，特别是女学生。队伍后面的男生警惕地注视着这一切。他们手挽着手，组成一道人墙，挡住宪警，使游行队伍不致被冲断，队形不致被冲散。宪警们加快步伐逼了上来，一场大屠杀正迫在眉睫。有的宪兵已开始扳起毛瑟枪的扳机，只待一声令下，景山后门马上就会血流成河。

正在这时，一个奇迹出现了，在宪警们的后面，一个骑自行车的学生平静地朝宪警面前驶去，以一种庄严的使人肃然起敬的神态，驶到宪警们的旁边。他以一种恳切的催人泪下的声调喊道：

“同胞们！你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们，我们都爱我们的国家，都是炎黄子孙，我们不反对你们，我们仅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你们不要怕我们，应该恨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好样的宪警们，放下你们的刀和枪，和我们一起反对日本鬼子一起游行吧！”

像魔术一样，宪警们停止了逼迫，那凶狠的神情立刻从那呆板的脸上消失。望着这情景，后面的学生抓住机会一齐喊了起来：

“爱国的警察万岁！”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们都是血肉同胞！”

于是，一场马上可能发生的流血的悲剧避免了。

钱寒涛迅速地把这令人激动的一幕，向格林作了翻译。格林瞪起那蓝色的眼睛说：

“你再准确地翻译一遍……这是一个奇迹！”他似乎难以相信眼前发生的事。

“格林先生，这是一个严酷的政治现实。中国的学生已变得更成熟了。我们已从‘一二·九运动’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今天，你会听到一个新的口号：‘拥护二十九军抗日！’”

“嗬，是吗？……”格林惊讶地用一种惶惑的眼神看着钱寒涛，不禁失态地叫了一声。

原来在“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学联和民先队总部在总结了“一二·九运动”经验后，已提出要争取二十九军爱国抗日的主张。他们清华大学今年暑期在参加西山夏令营时，就和二十九军联欢赛球，组织男女同学帮助官兵学文化等等，因此关系有了不少改善。格林听了这位中国翻译兼访员的介绍后，蓝眼睛快活地闪了起来。

但是，就在钱寒涛向格林解释这个情景时，那位在后面红了眼的宪兵队长却凶神似的命令宪兵继续向学生们进行袭击，用摩托车进逼，继续把学生逼进了一条胡同里。到了下午，许多支学生队伍已被冲散，但其中一支最大的队伍大约六千人却没有屈服。他们继续集合起其它未被冲散的队伍顽强抵抗着，大喊着口号，高唱着抗日歌曲对峙着。但到最后一刻还是被逼进景山。在景山门外，则由二十九军士兵把守着，不让一个学生出来。

就在军警把守的坚厚的城门里，在景山下，被围困在里面的游行学生们举行了一个声讨政府不抵抗的大会，要求当局全面抗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口号声从景山里面一阵一阵传出来，响彻古都上空。

大会决定向北平当局提出最严重的抗议，并派出代表向当局提出严正的抗日要求。

也就在这时，在中南海金色琉璃瓦覆盖的宫殿里，被游行队伍吓得惊惶失措的国民党大员们，正在紧张地低着头开着一个会，彼此低声讨论着学生们游行的事……最后，一位中校离开了中南海，到了景山，告诉站在外面的学生代表：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答允要对他们讲话。

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学生们忽又得到通知：宋哲元军长正在西山参加段祺瑞的葬礼，不能前来答复要求，改由北平市市长来会见。

不久，景山的城门口突然一阵骚动，钱寒涛和格林看见一位身着缎袍的大人物出现在景山城门口。他的身后跟着一个身材矮小的日本人，穿着黑大衣，正在和他吱吱呀呀地说些什么。这位大人物进了城门，城门立即就关上了。格林和钱寒涛一下被挤在城门口外。

“这是谁？”格林好奇地问。

“这是北平市市长秦德纯。”钱寒涛冷冷地回答道。

他们站在城门口外，隐隐约约地听见城门里传来秦德纯用他那浓重的山东鲁中南口音对学生说的话。偶尔听到几句语调虽不中肯，但态度倒好像颇为诚恳的讲话。学生们赞成的和反对的声音时不时地传到了城门口。随着群众的喊声，警戒线撤去。最后涌起一声欢呼，城门开了。秦德纯像来时那样匆匆地走了出来，又匆匆地离去。随即，游行队伍列队离开景山，高举旗帜，唱着抗日歌曲各自回到学校。队伍先走过御沟旁边，又到天安门，街上